

雅

述

雅述

浚川王廷相著

下篇

上古之樂詞章簡約聲調平淡以是在樂之聲不能盡用故曰有遺音者矣言不能盡用其音也今之雅調猶近之俗部則詞繁聲數淫沃焦殺備極聲腔矣尚安有所謂遺音者哉觀今之琴曲吟操引綽無所不極豈獨鄭衛乃爲可放

吳宰嚭私於越勾踐滅吳而誅嚭謂其不忠于

主而與已比周也此與漢高誅丁公同然則
賣國於敵者可以三思乎哉

史氏列傳稱儒者之學不曰兼綜風角河圖七
緯則曰善風角星筭六日七分不曰好學博
古善天文陰陽之術則曰該博經史兼通內
緯夫既非圖讖駁正陰陽矣而復爲此等詞
以竒之豈非誨邪耶故曰史氏無識

古人論小學如農圃醫卜曆象干支之類非謂
八歲入小學也若然所謂諸侯貢其小學之
異者移於天子之小學亦八歲之童稚乎愚

嘗謂小學所學之小者即農圃等事也故諸侯每歲貢之入於天子之小學蓋術藝之精者也非所謂小子之學也大學所學之大者即詩書禮樂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故六鄉三歲大比賓興賢能而進於天子之大學蓋德行道藝之純者也非所謂大人之學也若學其大則自八歲以至十五其學非有二本後世乃將小學大學以年歲大小岐而二之殊非古人之義此不可不辯

問宋景英感退舍曰五緯進退有定度時適其

退耳反風禾起曰風一日數變亦適風變耳
皆常理也

北虜生生之資仰給畜牧積毛飲漣以爲衣食
各安土風狃習勞事不見紛華異物而遷故
家給人足戎備完整歷代以來雄者便能虎
視四方金太祖元世祖是也中國風俗之敝
季運之際奢侈無度財用損耗人情偷惰民
窮盜起遂至兵事不振吁可畏哉有天下者
宜存遠計

古者四十始仕經歷多涵養深識見精義理純

天下之事可以數計而運之掌以若人而御國其於治也何有今之士類以文辭舉之少年德性未成義養未至利害可以怵疑似可以惑雖才質有爲取敗多矣此謂之罔材龜山宣和之出何如曰撥亂反正扶顛持危非大聖之力不可下此者當俟時量已宣和事勢去矣况權不自由乎謂之傷閭

北辰乃天體之中觀極星不動而衆星四面旋轉可知中國在天之南日月之光有限故光照之處則爲晝光不到處則爲夜明亦以次

而明暗亦以次而暗非在一處而天下皆明也然亦常常在天非入地下其遠日而寒近日而暑四方無不然矣在極之南則北多寒而南多暑在極之北則北多暑而南多寒在極之東則東多暑而西多寒在極之西則西多暑而東多寒無疑矣何也極不運轉日有常次以南而推三方其理一爾至於日之正午杳無定端各從得明得暗之中以爲午位如閩廣午末梁州午正印度午初以西之國尚在巳卯西北之國日光未出雖有遲早同

是一日耳寒暑四時無少差別以日進退之
度同也但人以眼所及見處爲論而不推及
所不見者故謂日入地下爾其實不然古以
周髀之法論天言天如覆蓋日月繞蓋緣而
行正合予之所論惜乎其法今不傳也觚竹
北戶北向日也

外戚侵政衰世之漸奄宦擅權亡國之本斯人
也箴公道無遠識快情志喜勢利便於私家
而不顧傷其國計利於私人而不顧戕其邦
本禍亂之由莫大于此有天下者慎哉

諸葛孔明云來敏亂群過於孔文舉夫君子立人之朝視其群何如耳使群皆正人固不可亂以阻格使當邪人之群爲孔文舉不亦可乎操畜無漢之心裁制異已而文舉以正相刺論議日廣遂被操害明哲保身之智在文舉則失之秉正直之論而不附於邪人之黨此融之所以爲漢純臣也諸葛公謂之亂群幾於失言

兩漢舉賢良文學對策蓋旣舉其賢而又取其言以觀其才即成周以德行道藝與賢之遺

意也其舉孝廉則取其德行而不察其謀論
則人雖純行無推行政事之才亦無益於國
矣故左雄謂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寧民
宣協風教若其面墻則無所施用况多庸鄙
之流以權勢而得故假諸生試家法文吏課
箋奏之法以革繆妄濫竽以補察廉舉孝之
不及雖未如賢良對策之盛抑本末兼備不
徒塊然孝廉矣今之選舉不問其人品德行
何如徒以文章合格而舉之無恠其入仕之
狼狽也誠能於既仕之後再設賢良孝廉政

事異等合爲一科 敕撫按官會布按二司
公同薦之於 上則人才未必無所感激而
邪行汗辱之流或亦可以少息雖成周鄉舉
里選亦不過是矣

朱子稱張南軒不惑於陰陽卜筮雖奉其親以
葬苟有地焉無適而不可也天下之決者何
以過之及先生自處則陰陽卜筮風水星命
無不信惑豈賢者之見亦有未能拔乎流俗
者邪亦各有攸見邪吾於欽夫則敬服之矣
星隕如雨予嘗疑之今嘉靖十二年十月七日

夜半衆星隕落真如雨點至曉不絕始知春秋所書夜中星隕而雨當作如似之義而左氏乃謂星與雨偕蓋亦揣度之言不曾親見而不敢謂星之落真如雨也然則學者未見其實跡而以意度解書者可以省矣所隕者星之光氣星之體實未隕也

突厥歲侵無已宇文士及請避寇遷樊鄧而群臣多贊行者獨太宗不肯言能假數年願取可汗以報卒滅而臣之由此觀之雖當興王之時未嘗無爲亡國之計者在君上聽之何

如耳周公雖營東都洛邑其居仍在鎬京至平王有犬戎之變必不得已而後遷若無大故輕致遷徙是自拔根本動搖人心雖中才之人不肯爲而况聖賢乎景泰初徐有貞遷都之說亦士及之流也幾於敗國家

夢之說二有感於魄識者有感於思念者何謂魄識之感五臟百骸皆具知覺故氣清而暢則天游肥滯而濁則身欲飛揚也而復墮心豁淨則遊廣漠之野心煩迫則跼蹐冥竇而迷蛇之擾我也以帶繫雷之震於耳也以鼓

入饑則取飽則與熱則火寒則水推此類也
五臟魄識之感著矣何謂思念之感道非至
人意擬莫能絕也故首尾一事在未寐之前
則爲思既寐之後卽爲夢是夢卽思也思卽
夢也凡舊之所履畫之所爲入夢也則爲緣
習之感凡未嘗所見未嘗所聞入夢也則爲
因衍之感談怪變而鬼神罔象作見臺榭而
天闕王宮至蠶蟾蜍也以踏茄之誤遇女子
也以瘞骼之恩反覆變化忽魚忽人寐覺兩
忘夢中說夢推此類也人心思念之感著矣

夫夢中之事即世中之事也緣象比類豈無
偶合要之漫渙無據靡兆我者多矣

祭義曰衆生必有死死必歸土此謂之鬼骨肉

敝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
蒿悽愴此百物之精神之著也故曰視之而
不見聽之而不聞有所聞見者必附於物形
而後著非附於物則不能也若夫山都木客
魅魍魎罔象之類及猿狐之精皆有形體
與人差異耳世皆以此爲鬼誤矣上古之時
山川草木未盡開闢此等物類與人相近亦

能來遊人間與人交接蓋此類視人則不如
視禽獸則又覺靈明也今去鴻荒日遠深山
大澤開闢無餘人盡居之雖犀象龍蛇避人
爲害日益遠去况此類尤靈於物者而不避
之耶人不多見遂以爲鬼神習矣而不察者
也

呂氏月令乃牽合傳會之書柳子厚論之詳矣
聘名士禮賢者何時不可獨於季春之月何
居令奄尹申宮令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勿
得淫四時皆不可不謹者何獨於仲秋之月

行之季夏之月不可以合諸侯起兵動衆時
有亂民敵國之變將止而不舉耶孟冬之月
命太史釁龜筮占兆審卦吉凶使他時有大
疑大事將不得占邪故曰有侯時而行之者
敬授人事者也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此類是
也不可以槩擬也嘗謂月令之書出於夏小
正成於周時訓解其曰次星中東風解凍之
類皆以天時授民事與夏小正義同至當而
不可易者其反時令則有大水寒氣寇戎來
征夫多沉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之類即時

訓解所謂風不解凍號令不行懶不祭魚時
多盜賊鷹不化鳩寇戎數起之類是也此皆
術士灾應誣罔之論非聖人之所擬其謂日
甲乙帝太皞神勾芒其虫鱗其音角其數八
其味酸其臭羶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駘載
青旂衣青衣服蒼玉等類無非牽合傳會之
義說者謂其採三代之文而爲之不無古意
其所許亦淺矣君子講學在辯其義理是非
而已古與不古又烏足論柳子謂瞽史之語
非出於聖人予以爲至論

廣陵散慢其商絃與官同音言臣將奪君也王
陵都督揚州謀立荆王虎毋丘儉文欽諸葛
誕前後相繼爲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
謀皆爲司馬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
陵之地故名其曲焉廣陵散言魏氏散亡自
廣陵始也

宋太祖既定天下魯之學者始稍稍自奮白袍
舉子大裾長紳雜出戎馬介士之間父老見
而相指以喜曰此曹出天下太平矣蓋以兵
戈擾攘民生難保且人厭亂離又思念承平

之舊見士人物色意即悅而安之矣此足以見儒者興起實太平之具也

德行在已君子亦要其自脩無歎而已官秩在人崇卑惟存乎際遇如何耳於我何與張玄素孫伏伽在隋皆令史太宗對群臣嘗問玄素曰卿在隋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爲尉前時曰流外玄素以爲辱出閣殆不能步色如死灰伏伽嘗於廣座中自陳往事一無所隱况於對君之際叙其素履又何辱之有嗟乎此可以占二公之識量矣

連嵩卿寄朱文公書云廖子晦言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因引大全集中堯舜託生之語爲證朱子與方伯謨云渠諸人未有以折之伯謨可與克明各下一語便中見喻今亦不見伯謨如何答此但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魂而能遊是即死而不亡矣堯舜託生雖無稽考人生而猶記其前身者世間往往有之是死而神氣不滅亦不可誣但不能人人盡如是耳

言九分爲小只是要簡易易辨與三分損益

相合即十寸之尺勻爲九寸非除却一寸止
用丸也蔡氏律呂新書以十分爲寸則大萬
大千碎瑣竒零必有空隙不齊之數難以定
律矣

鴻荒之先人與禽獸等蚩蚩共居丕丕並遊至
與物合而不知擇故精氣雜揉有馬人犬人
之異象是以人入獸群不亂鳥巢之卵可探
而得久而愛惡情盛各利所生人擇其人相
匹遂與禽獸日遠而禽獸見之驚且疑矣又
久而人道日利其類日廣禽獸日被其害漸

微而漸遠矣中古之時猶有蛇龍犀象遍於
中國今山澤開治盡爲民居而毒虫猛獸之
類滅其跡豈非勢所必至于乎哉

趙克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匈奴聞之引去
九郡五原今靈州以西之地是也朔方今華
馬池以東是也雲中今大同代郡今蔚州廣
昌靈丘之地鴈門今朔州馬邑定襄今定襄
北平今永平昌黎上谷今宣府居庸昌平漁
陽今薊州平谷乃北邊六大鎮幾四千里戍
卒二十餘萬虜人往往入寇至不能敵而克

國將四萬而分布之使匈奴畏服而引去豈非將在智勇卒在精而不在多耶

家語載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不知人事良久而蘇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康孔子聞而怒愚謂此皆非實誤斬瓜根厥過甚細何至遽建大杖擊至仆地殊非浴沂氣象小誤即受大杖幾死亦非啓手足者之所忍以二賢素履度之有亦不至杖杖亦不爲受受則成父之過不直傷體也

或問豺祭獸獺祭魚鷹祭鳥然乎曰非也時鳥獸魚多食不可盡故狼籍陳之如祭耳彼物也豈知祭其祖先若曰祭獸魚鳥之先以其類而祭之尤爲不通此出上古質朴之見後人弗察而信之過矣上古無義理之事後世因仍不改者甚多不獨此

邪術異端禍人國家多矣惟天文讖緯爲禍尤甚世有等不上不下之人略知文義專務駁雜以惑愚俗每遇災祥卽有竊議幸君臣政化清平無釁而起但稍有頽隳以侵紀綱而

庸愚之徒的然信之遂生異謀結扇竊發縱
事無成亦能始禍有國者不可不預爲之計
也北虜占太白以寇中國亦此

正統己巳之變兵部徵各省兵入禦虜時天下
承平日久軍政弛緩逃故不清徒具尺籍應
者無幾當時大臣建議設立民壯以備倉卒
法古兵出於農之義三時在野力田一時入
城講武若有征調即同正軍此舉獨出漢唐
宋發募刺配之上又陰蓄重兵於天下一時
卒用旬日可集但歲月積久其法浸壞人不

揀選委弱備數者有之籍無定名戶人輪役者有之人無定戶均徭流編者有之甚至徭銀在官顧覓游手者有之此皆有司之失政也提撕整頓使復舊貫可也而後生末學不達前人至計遠慮睹目前役占之苦便欲從而罷之爲休息民隱是以國家大計等爲兒戲喜怒吁何其淺哉

呂才陰陽書序舉論祿命地理擇日之謬大賢之識鑒也而後世謂之儒者反泥之何哉其論祿命云長平阬卒未聞盡犯三刑南陽貴

人豈必俱當六合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
命共胎而壽夭各異其論葬法云古之葬者
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
葬書以爲子孫富貴貧賤壽夭皆因卜葬所
致可乎楚子文爲令尹而三已柳下惠爲士
師而三黜計其丘隴未嘗改移亦何所關耶
其論擇日云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有月數
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
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及乃克葬是不擇日也
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日中而窆

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嗟乎其論正矣哉而
儒者反爲鄙俗惑之安足以言學

丘瓊臺雜著云宣德正統初一時賢相比稱三
楊躔矣當其時南交叛逆軒龍易位敕使旁
午頻汎西洋曾無一語權歸常侍遠征麓川
兵連禍結極於土木之大變誰實啓之蓋舉
其關繫國體之大者未能盡如此其賢可知
矣

程子云葬須爲坎室乃安若懸棺直下便以土
實之虛土易抵凹四面流水必趨土虛處棺

擲雖堅恐不能勝許多土頭有失比化者無
使土侵膚之義此誠有之在雍異山阜之域
土高而堅可爲坎室若大陸大野土疏之區
江南閩越水淺土薄之地則不可能縱砌墼
石成室終爲水擊不如築爲灰甬萬無一失
也予葬先君始爲灰甬心亦未敢必其堅久
及葬先母夫人前後爭三十年開壙視之已
堅如石擊之有聲用鍬鑿削分毫不能入始
知灰甬有益亡者又非坎室可得而同矣
唐太宗命高士廉撰氏族志廉仍以崔盧爲首

太宗不許止取今日官職高不作等級此兩
失之以舊族爲重者失於不辯凡庸門第衰
微而下品陋劣偃仰自高以今官職爲重者
失於摧抑賢哲亂爭之世而勇力尊顯道德
居下以之勸衰風俗皆未爲得夫聖賢不繫
世類而禱枕不才出自望族何姓氏之必可
崇不如以有書契之世爲始皆以受姓之初
爲先後而志之不惟於序姓爲得亦不致賢
哲退抑陋劣高視庶於勸戒風俗自補

唐初授民田有田有租迄後法弊民得轉易而

有田矣多少不等貧富不齊田主逃亡靡所
考稽安得猶以國初搜田之法稅之故楊炎
變爲兩稅所謂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籍人無
丁中以貧富爲差是也田不過割則主客難
別不論貧富則丁中不分安得不變後世有
謂唐租庸調法變而取民之制壞者蓋不究
其始末事體而漫言者也

探物及源厥論乃真儒云倉庚鳴春非有使之
厥氣自動若於春無與焉嘻此半塗之論爾
非春倉庚蟄矣非日至而北時寒矣非天之

運日茂以附矣故知天運日日生春春鳴倉
庚此謂真實天之運氣機也機不可測故君
子不論

秦檜主和金之議欲害岳武穆以罷北伐之師
乃發金牌十二次止還之說者曰將在閩外
君命有所不受武穆於斯時能奮然討虜克
復舊京清平河朔功成而請罪亦無不可者
何至退順入朝遂死人手乎愚乃不然之人
臣之能成事雖出於已之才力實藉人君之
權以鼓動於衆耳苟不受命是爲逆上逆上

不臣不臣則我之行事無君上之權矣又安
得鼓動乎衆人也哉不但不能動衆兵危事
也逆大惡也孰肯蹈惡履危以速禍乎人且
將圖我矣元擴廓帖木兒詔以其兵肅清江
淮分其所部之兵以討川陝山東之賊而扞
拒不受詔於是屬將貊高關保等皆叛而倒
戈共攻之夫將士且不與我矣尚安得禦敵
忠智俱失較諸武穆順事安命以聽于君相
去霄淵矣君子曰成其忠則智得武穆蓋有
之

列子曰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
百川水潦歸焉此非大觀之見也天左旋處
其中順之故日月星辰南面視之則自東而
西北面視之則自西而東北極居中日月星
辰四面旋繞非就下也遠不可見也日月星
辰恒在天也人遠而不及見如入地下耳論
衡曰日不入地譬人把火夜行平地去人十
里火光藏矣非滅也此語甚真崑崙山地中
極高之所故山南之水皆入南海山東之水
皆入東海山西之水入西海山北之水入北

海此西域記之論中國當崑崙之東故江淮
河漢皆入東海而云地不滿東南者知其委
而不知其源者也

日有蝕之可筭而知曆之常也鼓于朝牲于社
救之也救不救日無損焉然而猶爲之者抑
陰扶陽之義云耳以爲災變者卽顛李尋之
傳誣天人甚矣

或問養生鍊氣之道曰養生者節制之常也鍊
氣則術也何以言之人生元氣所稟各有長
短自有知以來爲貪愛侵剝暴戾盡蝕故長

者短短者促不得盡天年而終是以聖智之人有養生之論大要不出少思慮寡嗜慾節飲食慎起居順時候和氣體利關節而已矣能由是而行則六氣不能致傷而諸疾不作可以盡其天畀元始之氣而以壽終矣使非有節安能如是故曰節制之常至於煉氣之術亦有至理大抵造化之妙陰陽配合而道化生爲人之得生本諸精氣呼吸升降之間而運動往來無滯故吸則氣昇遂以意引之注於極上呼則氣降遂以意引之注於極下

久之極上則髓海盈溢遍達於諸骸極下則
氣海充滿透徹於諸脉此亦造化自然之機
發如此使非陰陽得類配合虛無之氣雖能
升降流轉亦不成化故曰偏陽不生孤陰不
育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已然則氣無形
質何以交化曰氣以虛通類同則感譬之磁
石引針隔關潛達燈頭有煙火光自趨天機
自然非由人耳是道也自下而上由上而下
往來運轉如環無端與天符合故曰觀天之
道執天之行盜天之機豈非術乎服食之法

何如曰叅同契龍虎經石函記皆已言之蓋
疏達腠理堅固體質之義也虱處頭而黑麝
食栢而香頸處漢而瘦齒居晉而黃乃所食
之氣蒸性煉形故不期而變此亦至理存也
但伏煉金石反以戕生矣

雨雪者雲氣所化人之氣亦能化液故閉息伏
氣可以不食龜以吞氣而壽即此今之醫動
以補陰滋陰爲益血之妙方不知血必藉氣
而後生乃爲真血其水穀藥味之所滲入者
非元氣之精也血必待氣而後運使補之有

餘則陰勝於陽又之陽不勝陰氣不能運血
留滯脉理而諸熱諸瘍之病作矣故古之養
生者只以調氣爲先使陽爲一身之主攝而
陰自生化真異乎世醫之見矣

康節先天圖乃挨排陰陽卦畫爲之但知易者
皆可能也何有精造玄詣寓其間細推六十
四卦皆各自據卦義爲說復相對待爲次與
圖了無相涉未有圖之先易道不見其不明
而少圖既出之後易道不見其益明而多朱
子乃的然信之遂牽強附入繫辭豈非惑邪

濂溪太極之論本乎易有太極而言非杜撰也但着一無字稍異耳蓋卓乎先天之義造化之本雖天地日月四時猶在其後朱子乃曰太極不如先天之大何邪據先天圖論之有陰陽有天地有四時有象數皆太極已形之餘而謂之先天何居義不符名率然標取學者迷而不察豈不可哀或曰圖乃方士煉氣之術託易而作與叅同契類無乃其然乎衆形皆化於氣氣純一則不化氣偏勝則一化而盡交勝則交化雜操則屢化而轉精靈則

化神矣不得已之道也鷹化爲鳩鳩復化鷹
田鼠化鴛鴦復化鼠兔以潦而化鼈鼈以旱
而化兔鷄化爲鷓鷃化布穀布穀復爲鷓魚
卵之化蝗蝗子之化魚陰陽以時相勝故交
化也雀入海爲蛤雉入淮爲蜃腐草爲螢老
非爲莞男化爲女女化爲男陰陽偏勝故一
化而滅不復再化蠃娘爲腹育腹育爲蟬蟬
之子爲綠蠓蠓壤爲蟻蟻蟻爲土蛹土蛹
爲蝴蝶松脂爲茯苓茯苓爲虎珀陰陽雜揉
故屢化而極狸化好女猿化老人人化爲仙

精氣蘊靈機入於神也

山川林藪巖洞島澤氣所鬱積靡不含靈人有
魂魄知覺物有變幻精恠雖肖翹之微蠕動
之蠢皆契陰陽妙合之道况天得元氣之全
且大而其神靈有不尤異者乎但人物細夥
與天相去遠甚譬諸蟻蚘在人不能盡攝耳
責以善惡賞罰之應固不能一一盡然矣抱
朴子曰體大綱疏不必機發而應亦求其實
理而不得者之云也

古云磐石之宗天下服其疆以歷世觀之殆不

盡然矣周室大封同姓豈不欲彊及其所以
禍周者則秦楚韓魏之國也漢人監周異姓
不得王及其所以禍漢者非外戚之親則州
牧之將矣魏人監漢忌兄弟之屬無藩屏之
固及所以禍魏者任事之權臣也晉宋監魏
藩輔必置至親乃致兄弟逼疑自相殘滅究
其所以禍二代者皆握兵之悍帥也唐人監
此宗室之親聚于都下封而不任卒之亂唐
者方鎮之兵也宋人監此收諸將之權宗人
徧於天下眇無事權若得矣跡其所以禍宋

者乃漢北之虜耳嗟乎天下之變常出於意料之所不及天下之勢每重於積習之所不察故經理天下者調其大略取諸利分之多者可以法矣多歷年所必有偏重在識其幾兆預以反之耳不然踈慮淺謀而寡先幾預待之見終不能以壽國家之命

人之德性聰明和厚者本非小人之儔但有欲者必貪賄背道者必固寵於人異已者必愧愧必忌忌必絕之不欲與之共事形跡判然即成小人之歸矣然終非其本心也事勢之

必至者也可不慎乎哉

從祀孔庭者爲其有功於斯道也七十子不論其功與否並皆祀之此開元議禮者之無識也見於經者十哲之外猶有議焉况姓名不著於當時事跡無聞於方冊而儼然享祀於義何居又况公伯僚叔孫武叔毀仲尼者乎秉禮者此當置議可也七十子之次歷代推以從祀者又三十餘人焉亦取其羽翼聖經之功故耳雖然必其道德不叛於仲尼之門而後可今觀馬融附梁冀代草以誣忠良之

死雖能傳經人則邪類矣楊雄貪生保祿不
耻事莽吳澄爲宋貢士忍心事元此皆干犯
名教戾夫君臣之義非聖人之徒也韓愈刻
意文詞戲弄自居本非有道之士乃亦竊附
程朱之列不相類合邵子假四時定局作先
天圖以明易皆非易中所有之本旨排甲子
死數作經世書以明天人之究殊非天道人
事之自然此實異端竊附儒者觀二程與之
居洛二十餘年未嘗與之言學可知矣今融
雄與澄並皆除黜而韓邵尚存此足以闡道

真尤不可不置議者也

楊雄反騷云溷漁父之餽歎兮潔沐浴以振衣
棄由聃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遺此以明哲
保身責原也膠柱而不時措於道其雄之謂
乎在平世君臣之時或不得行其志或被讒
賊搆陷先幾而退此義之當也原之時何時
耶宗國危殆義不可去懷沙雖過近比干之
仁矣雄不達此獨以保身為哲而不論其時
義之可否是故賊莽篡竊君臣顛覆猶強顏
於朝列而不耻與禽獸失其群主終死而不

儷於他類者不如矣豈非臣道之大亂乎猶曰明哲煌煌旁燭無彊其所旁燭可知矣

孟子金聲玉振謂擊鐘以宣其聲於始繼而琴瑟簫笙埙箎人歌並舉繼而擊磬以收其音於終此以一字之聲之始終論之也一曲之中字字之始終皆如是也字各不同而音亦不同故曰集大成故曰始終條理蓋以編鐘編磬言之也若曰奏樂之前先擊鑄鐘以宣其聲樂作之成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安有條理可言况於樂曲眇無相涉乎又况鑄鐘特

磬古無是器乎宋儒不精致思解書多類此
古今流通國用者有五銀錢布帛穀鈔是也然
莫不有弊焉皆小人竊利以敗法耳鈔楮易
以銷爛不可久行開創之始百物耗散權而
行之可也用銀市易小物不便况和銅作假
農被奸欺布帛久則日就紕薄又不可尺寸
而裂穀粟久則僞爲濕潤又有負載之難皆
不堪充資是棄有用於無用矣惟錢隨多寡
俱便於市物用雖久不易於毀壞通工易物
惟此爲便但日久法弛貪利之徒私自鼓鑄

或鉛鉄僞爲甚至輕薄不成肉好周郭文字之制而但具形象可以風飄水浮錢法之弊莫甚於此夫泉貨者濟物通變人主所以權天下者也今乃使姦人操其權而壞其制是竊人主制世之具以自利矣豈盛世之所宜有乎嚴盜鑄之法重僞錢之禁所不可已者也然欲止私爲于下必先定規制于上官不惜銅愛工輕重適中額以五銖錢至五銖則銅價過本鑄之無利誰復爲之此官府清本之大法也更能守其禁制使鉛鉄輕薄之錢

不行則人上制世之權孰復能竊之哉今之制錢不異五銖宋之舊錢充滿天下而私鑄惡僞日甚何也曰利之所在姦必趨之官法漫渙弊乃日滋耳古謂糾察不精無所發覺雖有懸金致賞之名竟無報獲酬與之實豈非以是乎哉

稽古典謨誥訓堯舜禹湯君臣之所施措者無非致治之實如平章百姓敬授人時慎徽五典播時百穀六府三事允治是已其君臣之所告戒講學者亦無非爲治之實如惟精惟

一允執厥中懋昭大德建中于民與治同道
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亡監于先王成憲其
永無愆是已晉永嘉之後謝鯤王澄曠達虛
誕之風污被時流而朝士大夫競相祖習以
爲高致其於上古君臣致治之實蕩然隳敗
一蹟不存當時雖有卞壺奏欲黜屏浮僞以
登豪賢爲鎮安社稷維植紀綱之謀乃爲王
導庾亮抑沮而止卒之王敦蘇峻桓玄父子
相繼作逆使晉室陵夷羯胡雲擾是誰之過
哉近世好高迂腐之儒不知國家養賢育才

將以輔治乃倡爲講求良知體認天理之說
使後生小子澄心白坐聚首虛談終歲跽踞
於心性之玄幽求之興道致治之術達權應
變之機則闇然而不知以是學也用是人也
以之當天天下國家之任卒遇非常變故之來
氣無素養事未素練心動色變舉措倉皇其
不誤人家國之事者幾希矣此於南宋以來
儒者泛講之學又下一等爲社稷計者不及
時而止之待其日長月盛天下盡迷則救時
經世之儒滅其跡矣誰主張是誰綱維是邊

鎮梗而不能制四夷強而不能禦盜賊橫而不能滅奸權肆而不敢犯禍亂紛沓誰爲厲階主盟世道者不可不加之慮矣

今國家大可憂者有二及今時猶可爲久則人心不易改事勢不易回用力多而成功難矣何也今之所急者莫急於宗室繁衍而祿糧不足以給莫急於邊備廢弛而士卒日以驕悍二者其不可爲之勢已形兆矣幸紀綱未壞當事之臣猶得以藉手若能達於事機處置適宜足以服其心而順其事則宗

室可安邊防可固人心復古如反掌耳不然
日益不爲勢積變成豈不大可憂乎夫宗室
之所仰給者皆百姓之供需也百姓之供需
皆其田地之所出也田稅有定而宗室之生
育無已 祖宗時一人者迄今有千人者矣
今之千人數年之後倍千人矣豈惟千人將
倍數千人矣今各省田額祿糧已有十萬二
十萬三十萬不及宗室支數者矣若再倍千
人公家將何所處况數倍千人乎今宗室蕃
育之府有一歲支二季三季者矣有未及年

分而先賣票領者矣有奔走市廛交易物貨者矣有強暴恃勢而搶騙平人財物者矣有爲飢困所迫而忍爲盜賊者矣夫民間稅糧有限宗室所用無窮欲人人取足萬無是理旣無祿食則飢困必至飢困之極誰不求生庶耻喪而汙僞生良心滅而奸宄作將何所不爲乎及今朝廷固執舊法不爲善變之謀其所食祿糧又非神運鬼輸之可得是坐視宗室之困而致變也可乎夫邊鎮者內地之藩籬邊鎮固則內地安古今不易之道

也今之各邊自甘肅戕害撫臣之後有大同
五堡軍士之變矣再有馬昇楊林鈞引北虜
之變矣繼有遼東綁打巡撫之變矣蔑視典
憲轉相效尤觀其不道之狀即唐藩鎮恃強
梗化之機也夫姦究之興不在於末流勢不
可爲之日而在於勢已形見上下因循不以
爲異之際國家危亂之禍不成於尾大不掉
無所措手之時而成於機事萌動苟且目前
眇不知遠大之圖之始且夫人心之所趨向
事勢由之變更今各邊軍士驕悍不逞屢屢

如此司國政者又徃徃苟且僥倖暫圖一時
息滅而無長慮却顧萬世燕翼之謀積習之
久量度 朝廷處置大率不過如此不逞之
心日益堅固違抗主將挾制撫臣狎侮號令
不征不戰將無所不至况邊鎮糧草時常告
乏假此爲釁人心易搖由之倡亂勢所必有
興言及此豈不大可憂乎嗟乎斯二者方今
燎眉剥膚之患也主張國計者烏可不加之
慮哉

有元始之氣則天地之幻化不能離有明覺之

性則人生之幻識不能離不得已之道也佛
氏欲遣離幻心必須滅性性滅幻離若復有
覺亦即是幻况未必覺耶能離自生之幻矣
能使天地離幻化耶說經十二部佛之幻識
甚矣而欲使衆生解離有是乎

佛氏教人任持自性持自性者執自己之本性
也言一切衆生皆有本覺謂本性之靈覺處
雖流轉六道受種種身而此覺性不曾失滅
故以此爲真性爲圓覺其有生而能解識者
爲衆生悟入知見皆從覺性生出故云圓覺

生出菩提涅槃及波羅蜜菩提覺也無法不知之義涅槃圓寂也謂覺性既圓無法不寂也波羅彼岸也蜜到也言到彼岸也謂離生死此岸度煩惱中流到涅槃彼岸永歸寂滅不生不死也由此觀之佛氏之大旨盡矣儒者不達性氣一貫之道無不浸浸然入於其中朱子謂本然之性超乎形氣之外其實自佛氏本性靈覺而來謂非依旁異端得乎大抵性生於氣離而二之必不可得佛氏養脩真氣雖離形而不散故其性亦離形而不滅

以有氣卽有性耳佛氏既不達此儒者遂以性氣分而爲二誤天下後世之學深矣哉

帷裳如緇布裳帷明衣有前後裳不辟之類是也此等裳皆屬幅障之不爲辟積者非帷裳必爲辟積以殺之矣如朝祭喪服深衣長衣皆每幅三袖自闕而狹卽講之殺論語註未是

郭璞以鳩鬪占吉凶亦何必鳩凡物皆可占矣吉凶人事之常鬪噪物性之感皆實事也彼此相轉豈無偶中中卽神矣予亦往往得之

但不爲信

唐征南詔四十萬人無一人回宋征安南三十萬人止二萬餘人回邀功遠夷殘害生靈謬謀忍心不達南北風氣可爲殷鑒矣

高崇文在長武城練卒五千常若寇至及討劉闢卯時宣命辰時出師將卒之志素定械器軍資素備故耳其終赫然成功非偶然也今也寇至而始整兵兵舉而始集餉何異臨渴掘井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調繆牖戶君臣及時脩治之勤無怠無荒之志不可

不深致計如崇文也崇文杜黃裳所舉宰相不可不知人信夫

韓昌黎平淮西碑歸功憲宗及裴中丞故鋪叙諸將四集此亦事體當如此使當時再起一段議論專序李愬之功其文亦自奇亦足以厭服衆人之心而塞其口惜乎其不然此文字與事實欠酌量也說者謂其抑遏掩沒則失昌黎之心矣

晏嬰之於齊陳氏厚施盜國而不能以謀止崔氏弑君而不能以義死猶俛顏居位栖栖依

人其鄉愿之流乎

六天之說出於春秋緯文曜鉤等書而鄭玄信之唐顯慶禮猶著六天之說禮部尚書許敬宗與禮官議黜之而宋之儒者猶持六天以惑後世有愧於敬宗多矣

文中子元經建興二年正月乙巳黑霧五日辛未日殞于地又三日相承自西而東薛收傳曰黑霧着人衣如墨連夜凡五日而止日殞者日不殞也有妖物象日之形墜于地爾三日相承亦妖氣映日而人昧之有三焉五年

正月庚子三日並照虹霓彌天地皆妖也天
晴即無之自今言之乃日溢光氣墮于地即
星隕之類也三日相承並照即日光映之耳
薛氏解經宋之諸儒依妄附証當在下風矣
晉義熙十一年八月熒惑不見八十餘日復出
東井魏太史奏熒惑在匏瓜中忽亡不知何
在於法當入危亡之國魏主嗣召名儒數人
與太史議熒惑所詣崔浩曰春秋傳神降于
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今熒惑之亡在庚
午辛未二日之間庚午主秦辛爲西夷熒惑

其入秦乎後八十餘日果出東井留守鈞已
之乃去夫五星行度有定筭不應忽亡不
知所在皆星史之失職也浩長於乾象詭言
以神其術耳

周景王時大夫賓起見雄雞自斷其尾劉向以
謂雉妖王子朝賓起之禍夫子朝景王之愛
也王與賓起因田於北山以田獵之衆殺
適子之黨而立之以庶殺適以天道律之自
有可死之理而何待雄雞斷尾兆之耶向謂
雉妖之應則誣

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此蓋管仲相桓公爲政時伯氏有罪而奪其邑用法之當有以深服伯氏之心故貧賤終身而不怨也非所謂奪以與仲也若仲有之雖公亦怨矣

禮爲舊君有服者義之不可已也樂毅奔趙趙王與之謀伐燕毅瞿然曰臣燕故臣也昔之事燕猶今之事王也異日以罪而適他國不敢謀王之奴隸况其子孫乎毅敢辭君子曰毅義而有禮可以師後臣矣

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說者謂王制乃文帝命博士諸生所作其所謂古者自周以前之謂也所謂今者漢儒自謂當時也此論見周尺短而漢尺長周步闊而漢步狹也按許氏說文曰咫八寸周尺也言周人所制之尺比漢人之尺止有八寸耳蓋其尺所制亦是十寸但比今尺短二寸也何以言之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在今尺則八八六十四寸是得漢尺六尺四寸也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在漢尺則六

八四尺八寸又四八三寸二分是得今尺五
尺一寸二分也周尺八尺得今尺六尺四寸
猶有二尺得二八一尺六寸以前六尺四寸
並後一尺六寸通計之其數得八尺以一丈
得八尺則一尺得八寸矣諸儒謂周尺六寸
四分者是不深考明辯止據王制六尺四寸
爲步之說誤之也

漢諸侯奪國子孫詔復其家亦有官號如陽陵
公乘長陵士伍長陵不更長安官首臨沂公
士雲陽上造肥如大夫茂陵公大夫高宛簪

梟鄴陽秉鐸梁都官大夫安陵五大夫等類
今觀之如公乘公大夫公士上造大夫官首
官大夫五大夫簪梟不更秉鐸士伍皆官爵
之名也其長安陽陵平陵茂陵長陵皆內所
屬其雲陽高宛鄴陽肥如梁都臨沂皆在外
屬蓋就其便受職爾詔復其家者蓋世世無
所與其徭稅奉其公家之役也諸侯以罪奪
國而猶待其子孫如此有爵則不失其官無
役則不比於民亦可謂報功之仁矣

顏茂才遠識豈不明哲身爲外戚之屬每有

除拜未嘗不殷勤固讓然而終不能免者以
戀滯中立不能一決於退故耳故憂時者貴
果於幾

上古惟有九韻東冬一也江陽二也支微齊魚
灰佳三也真文侵四也寒先元刪覃鹽咸五
也郊蕭豪六也歌麻七也庚青蒸八也尤九
也其間庚叶陽東叶陽之類亦甚多可見古
人取韻甚寬自沈約四聲韻出唐人科舉用
以校士而聲韻遂拘後之學者不深致考以
爲至當守之不疑殊可鄙歎夫韻古莫如詩

韻正亦莫如詩今考之商頌玄鳥篇帝命不
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
上帝是祗帝命式於九圍是支微齊同韻矣
商頌殷武篇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
以保我後生小雅斯干篇殖殖其庭有覺其
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是清青同
韻矣商頌殷武篇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
是遷方斲是虔松栢有楸旅楹有閑寢成孔
安大雅皇矣篇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
連攸馘安安是寒刪元先同韻矣大雅公劉

篇維玉及瑤鞞鞞容刀板篇我雖異事及爾
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先民有言詢于芻
蕘小雅鴻鴈篇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
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是蕭郊豪
同韻矣大雅靈臺篇於論鼓鍾於樂辟雍
鼓逢逢矇叟奏公是東冬同韻矣似此者不
可枚舉學者乃是沈約而棄古詩乃曰冬東
反切自是不同夫反切在人爲之耳以東之
反切加於冬又何不可若以中原之音則冬
東安有參差以江左之音冬東安得無異今

以江左冬農二音呼之絕不成音即有聲無字之類可也而強加反切以傳會之亦何背謬之甚如此

杲老禪師與張天覺論元祐人材因問溫公如何張曰大賢也杲曰然則相公在臺諫時如何論他張曰公便不會只是後生時死急要官做故如此嗟乎臺諫之職將以論不賢也知其賢而反論之是何爲心哉其天理人道滅也甚矣官祿安得晏然而享乎

冬雪六出春雪五出言自小說家予每遇春雪

以袖承花觀之並皆六出不知此說何所憑
據小雅冥蛉有子果羸負之詩箋云土蜂負
桑虫入木孔中七日而化爲其子予田居時
年年取土蜂之窠驗之每作完一窠先生一
子在底如蜂蜜一點却將桑上青虫及草上
花知蛛脚入窠內填滿數日後其子即成形
而生即以次食前所蓄青虫知蛛食盡則成
一蛹數日即蛻而爲蜂嚙孔而出累年觀之
無不皆然楊子曰螟蠕之子殪而逢果羸祝
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亦以螟蠕化果羸

也所謂類我類我乃始而銜泥作窠之聲亦非銜青虫之時安得謂之祝始知古人未嘗觀物踵訛立論者多矣無稽之言勿信其此類乎

經星東方七宿曰蒼龍其象如龍有角有亢有心有尾皆取象龍身六月火盛之時正當南方故氐房心三宿謂之大火又謂之鶉火若曰人心屬火故名火爲心然氐房亦火矣豈獨心哉是不達星公原始立名之義或曰王靈官即心星尤爲下附鄙術矣

或曰木人見漆則瘍世之木人多矣而瘍者間有之不木而瘍者亦有之父木而子不木其瘍則同何邪又曰貓見寘人則銜其兒而徙其窠且人同類而處非一家人不知其誰寘虎顧貓焉得而知之使一家三兩皆爲寘屬其貓不養子邪寘人見之徙其子非寘人見之亦徙此又何邪子鼠丑牛假相配合本由俗論何足搆心

雷說者曰陰遏乎陽不得出而暴裂者此近理也求其聲之彷彿迅而急者似矣其緩漫而

大殷殷呼呼引長而不絕者皆不似焉若曰陰陽搏擊之聲此尤無謂陰陽氣也安得搏擊成聲如此余嘗疑其爲物之所爲乘雲雨之時而出或搆而交或爭而鬪但非人間可得而見者近歲華陰舞陽二縣麟生于野厥聲雷鳴厥口吐火火即電也物誠有然者矣今以雷之聲度之迅者如激怒之聲大者如狼鬪之聲小而引長呼呼不絕者平息之聲也古謂神龍能大能小旣雨則返其精靈於下土而藏之人亦不得而知之或者乃龍之

類所爲乎惜不知龍能聲雷口火如彼麟否也或別是一物乎

鄭大水龍鬪于洧淵國人請爲祭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龍鬪我獨何覲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筭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次年夏五月宋衛陳蔡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

牙文一第 早一
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明於人之道者不惑於非類子產其有之

禮曰食棗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論語曰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二瓜祭一義謂食瓜時以瓜祭也祭上環祭其首也棄所操手執處也所食者在中也論語當以瓜字斷爲上句祭必齊如也爲下句

伊耆氏始爲蜡祭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其神八類一曰先嗇先嗇者始辯百穀之種者二曰司嗇因先嗇之種而

啓穡事者經曰主先嗇而祭司嗇是也三曰百種百谷之種也經曰祭百種以報嗇是也四曰先農古之教民農事者五曰郵表啜郵亭表田畔啜田畔可止處皆田官督勸農事之地經曰饗農及郵表啜是也六曰貓虎田鼠田豕皆能害稼貓虎能食而除之經曰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是也七曰坊坊所以障水八曰水庸庸溝也所以受水亦以洩水二者皆農事之備經曰祭坊與水庸是也禮注以昆虫爲一而落百種

不知經之昆虫乃祝詞耳以昆虫居一則亦當以草木爲一也可乎

周禮荒政十二除盜在末凶年乏食多爲饑寒所迫耳故利民裕民先之散利貸種與食也薄征輕賦稅也緩刑寬刑罰也弛力息繇役也舍禁山澤無禁也去譏關市不譏祭也青禮殺吉禮也殺哀節凶禮也蕃樂徹樂弛縣也多昏殺禮而多嫁娶也索鬼神爲凶年祈禱也除盜賊安良民也蓋年谷不登苟不先加賑恤之政安責其不變而爲盜利之而後

除之若曰可以生矣不竣而後殺之也

夏至北斗與日相近故終夜常明夏至日近北極子時望北天如天之將曉此可以明周髀蓋天之術

四術周髀宗序曰漢成帝時學者問蓋天楊雄曰蓋哉未幾也問混天曰洛下閎爲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相之幾乎莫之息矣此言蓋差而混密也蓋器測影而造用之日久不同於祖故云未幾也渾器量天而作乾坤大象隱見難辯故曰幾乎是時大史令尹咸窮

研晷蓋易古周法雄乃見之以爲難也自昔
周公定影王城至漢朝蓋器一改焉渾天覆
觀以雲憲爲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爲法覆仰
雖殊大歸是一古之人制者所表天効玄象
芳以渾筭精微術幾萬首故約本爲之省要
凡述二篇合六法名四術周髀宗惜乎今不
見其書也

春秋之義毋以子貴故成風稱夫人先君之廟
不得配食故考仲子之宮尊其稱號則罔極
之情申別考其宮則嚴禰之義重自天子達

於士可也

謝靈運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故
曰長卿辭賦終於文園靈運文才不以應實
亦用人之當然也

鶴山云禹順五行之性治水先從北方用功次
東次南次西乃終於雍此大不然禹治江淮
河漢皆自西而東先䟽其上源而後及其下
流也如導河自積石至於龍門至華陰東下
砥柱及孟津洛汭至於大邳北過至於大陸
播爲九河入于海導漾自嶓冢東流爲漢又

東爲滄浪之水過三瀼至於大別南入于江
汶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於醴過九江至
于東陵東爲中江入於海導淮自桐柏東會
于泗沂入于海皆自西而東順其就下之勢
凡此非有所謂順其五行之性自北而東而
南而西也以泗瀆次第言之則又先河次漢
次江皆自北而南導濟導淮亦自北而南導
渭導沂自西而東亦與所謂五行之性不合
蓋緣洪範首論五行故緯儒附會於禹治水
耳不知禹平水土而後五行之利得以足用

於民乃洪範之大義鶴山大儒而亦信此附會之說殊不可曉

雅言云魚陰類從陽而上二陽時伏在水底三陽則魚上負水四陽五陽則浮在水面愚謂此物理之必然者冬月水上冷而下暖故魚潛于水底正月以往日漸近北水面漸暖故魚陟水上冰未解而魚已上如負水然謂之陟者始升也至三月愈暖魚則出遊而浮于水面矣豈獨魚爲然萬物皆然也蟄鳥蟄獸冬藏而春見蚯蚓冬結而春鳴鴻鴈秋南而

春北惟人也亦然冬則塞垆墻戶深藏以避
其寒春則露處野遊畢出以赴其暖由是觀
之皆性之不得已而然者曰陰類隨陽而上
近於小儒牽合之論非大觀造化之見矣

古之宗法死者皆以代附於宗子之廟惟宗子
得以主其祭支子皆不得祭雖爲大夫亦以
上牲祭于宗子之家蓋重嫡一宗其法之嚴
如此然則支子出仕於外不得與祭於家將
即廢祭享乎曰不可也以義而起祭之禮也
然則主不得奉之以行如朱文公用牌子不

判其前後不爲陷中匱之以行可乎曰牌子
則有定如二主矣于於宗法非禮也不如以
褚如主書之祭已而焚之可也

程子居洛里人素慕之其動也無漫遊其貌也
可一見而知董五經有聞矣故曰先生之來
消息甚大謂靜而前知近禪氏之覺矣其然
乎

衛叔武立致返衛侯衛侯乃終殺之無害於義
乎曰甚哉叔武之無見也名分之際間不容
髮禮別嫌疑君臣尤甚若他人立恐衛侯之

不得返也故已立之其意善矣勢則涉於憊
矣已既已立之即君也人烏知立之人致衛
侯之返之也惜乎心跡不如宋目夷之能明
也故篡之愬易行也衛侯之聽易入也君子
曰叔武之忠也忠而愚

緯書多以三字爲名如考靈曜尚書元命苞春秋援

神契

孝經

含元嘉

禮

乾鑿度

易

佐助期

春秋

坤靈

圖

易

運斗樞

春秋

通卦驗

易

文耀鉤

春秋

感積符

卷含神霧

詩

皆異端邪術之流假託聖經以

售邪誣之說其罪可誅也其書今雖不存而

類書引用尚多終惑後學

禮云大夫祭五祀歲徧訓者以戶竈中霤門井
爲五按月令云孟春祀戶祭先脾孟夏祀竈
祭先肺季夏祀中霤祭先心孟秋祀門祭肝
孟冬祀行祭先賢言行不及井祭法五祀亦
言國行而無井惟白虎通有井故漢魏晉以
來五祀皆以井居一至今爲然學者以祭法
月令爲古典可據而疑并非以今觀之先王
之所以興祀者凡以報其功德而已門戶資
以出入中霤資以居處竈井資以養生是井

較之行于人尤切似宜常祀行于出行時舉

之義各當矣

生民篇有取軫以
較之文似尤有說

周公誅管蔡季友鳩公子牙而聖人不以殺兄
累之緣社稷君臣之義不得私其親也

卜式牧羊肥息武帝善之式曰非獨羊治民亦
猶是以時起居惡者輒去之勿令敗群嗟乎
豈獨民哉君子任人于國衆賢治之而不足
一不肖壞之而有餘豈獨民哉

田蚡寵盛竇嬰之客盡轉而事蚡惟灌夫獨不
去霍去病貴甚而衛青之客去而事霍獨任

安不肯去義哉豪矣乎

漢之神君其形不可見但聞其言言與人音等
居室幃帳中因巫爲主人關通飲食所欲時
去則若風肅然其言也世俗所知亦無餘味
者即今之靈哥也蓋深山大澤罔兩狐猿之
屬物之精恠來遊人間者也世恒有之非神
鬼也荀氏謂神君之類以爲鬼神髣髴在於
人間言語音聲爲精神之異蓋不達其實矣
梁武帝時猶有汲冢玉律宋蒼梧王時已鑽爲
橫吹此足以見律管無孔止一聲爾

蔡邕銅龠其上以銀錯識之曰黃鍾之管長九寸空圍九分容秬黍千有二百按龠量名也法黃鍾之管空徑三黍長九十黍稠累而計之得一千二百黍蓋律長龠短律狹龠闊只取容千二百黍耳

律管空中皆徑三圍九但長短有差其聲自不同爾孟康各有徑圍分寸之殊繆矣

周濂溪之子曰環溪元翁者與蘇黃諸公學佛談禪盡壞其家學歐文忠之子斐與僧講法失其父風蘇東坡之子過父事梁師成變乃

翁之節韓稜不諂權貴其孫演則黨附梁冀人之不肖亦不係於世類如此

巧者不過習者之門言習熟自能巧也故精義入神效於熟與純

論衡曰才能之士隨世驅馳節操之人守隘竄窟驅馳日以巧逆窟日以拙非才智不及狎習異也由是言之艱難險阻備嘗其味民情物理諳練無遺者其能經世之士乎巖居野處未達於時勢不閑於治機者宜乎茫然無所下手矣

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誓喪死能誅
作器能銘則可以爲大夫言其因物騁辭性
靈無擁者也此特指其文詞一藝言之要諸
大夫之實在先德行政事耳

溫嶠爲劉琨左長史見琨忠節後嶠削平蘇峻
功在社稷亦琨有以啓之可見人不可不與
賢者相處

地理風水之術三代以上原無是論觀周禮族
葬皆於北郭之外可知矣後世如唐呂才宋
程子司馬公張南軒皆以爲謬而不信獨朱

子酷以爲然葬書曰乘生氣也儒者皆以爲有理且夫死者氣已散爲清風體已化爲枯腐於生者何所相涉而謂其福蔭於子孫豈非荒忽繆悠無著之言乎况若子若孫有富有貧有貴有賤或壽或夭或善或惡各各不同若曰善地子孫皆被其蔭可也而何不同若是豈非人各自性自立乎若以爲風水能致人福祿則世間人事皆可以棄置不爲農者不論天時耕耨商者不論貴賤美惡工者不論習熟工巧士者不論講學摘詞一惟聽

於風水以俟其自至可也然而能之乎且世
之術士又以子平星數範圍皇極論人貴賤
壽夭是人之生一也而所攝以爲生若是其
多俗人小儒旣信乎此又信乎彼倂倂貿貿
渺無定向不過貪慕富貴之心使之然耳惟
風水之害使人盜葬疆塹爭愬訟死亡罪
戾無處無之豈非遺禍於世乎崇信以爲人
望文公大儒不得辭其責矣

儒者曰天地間萬形皆有敝惟理獨不朽此殆
類癡言也理無形質安得而朽以其情實論

之揖讓之後爲放伐放伐之後爲篡奪井田
壞而阡陌成封建罷而郡縣設行於前者不
能行於後宜於古者不能宜於今理因時致
宜逝者皆芻狗矣不亦朽敝乎哉

邵子云天依乎地地附乎天天地自相依附愚
謂地附乎天則可天依乎地則不可何也天
乘氣機自能運自能立非藉乎地者况地在
天內勢不能爲天之繫屬乎釋家謂風輪能
持水輪水輪能持大地此論甚真勝於邵子
矣但言風輪而不及天爲未盡耳今以理揆

天行健疾有剛風生焉故能承水不洩地有
洞虛之氣水不能入故浮而不沉觀瓶盞倒
浮水上可知也天之轉動氣機爲之也虛空
即氣氣即機故曰天運以氣地浮以虛

人心中不著一物則虛明則靜定有物則逐於
物而心擾矣大學所謂人有所忿懣恐懼好
樂憂患則不得其正是也釋氏之虛靜亦是
盜得此意思但吾儒虛靜其心爲應事作主
非釋氏專爲已身而然程子曰無內外無將
迎動亦定靜亦定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

豈禪伯虛靜而不欲交物者乎

太祖平定天下之後以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胡虜以問庭臣此聖人高出萬世之見也而翰林修撰鮑頻對曰胡主起自沙漠立國在燕今百年地氣天運已盡不可因也豈非風水之說乎今都燕百五十年天下太平如一日則地氣天運已盡之說敢爲欺罔可以誅矣或曰危亂之來在正人心王子曰危亂乃積勢而然治不遽治亂不遽亂漸致之也斯時也人心爲積勢奪者多矣曹氏之於漢司馬氏

之於魏可睹矣苟會於亂雖孔孟其如之何
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夫危亂有幾預見
而能返之使人心固結而不變此善致治者
也勢已抵於危亂非素負節義才足撥亂者
不能返及變而始正人心儒之迂者乎

世儒曰靜而寂然惟是一理感而遂通乃散爲
萬事誤矣寂然不動之時萬理皆會於心此
謂之一心則可謂之一理則不可一理安可
以應萬事蓋萬事有萬事之理靜皆具於一
心動而有感乃隨事順理而應故曰左右逢

原者此也感之不同應之不同可推矣

世儒論復性夫聖人純粹靈明性之原本未常
汙壞何復之有下愚駁濁昏闇本初之性原
未虛靈何所歸復要諸取論中人之性差近
之耳統以復性爲學問之術滯矣而不通於
衆也

中庸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言君子平時有存
養慎獨之功故未發而能中尔非通論衆人
皆如是也世儒乃謂人人未發皆能中焉非
矣夫心性之於應事如形之影聲之響有諸

此必見於彼矣衆人未發而能中宜皆發而中節矣何世之人喜非所喜怒非所怒哀忘其哀樂淫其樂發不中節者常千百乎時有一二中節者非天之賦性中和必素達養性之學者不然既中矣何呼吸出入之頃而內外心跡輒爾頓異不相關涉如此乎聖人又何切切教人致中和乎由是觀之乃強於立言矣強言無實謂之妄妄言害道且以感世賢者病之矣

泰之九二朋亡咸之九三朋從尔思聖人欲其

亡而不欲其思何也王子曰朋所親也棄踈
遠而親比親近則非廣大之度心有所感惟
朋從是思則非至公之道失人心乖治幾莫
大於此道未光大不足以盡其致思之實